

文粹

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釋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劉禹錫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適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并序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樞
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師故居不擇地
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
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
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

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

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

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

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

戎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

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瑄繼論撰之而尊道

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

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

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丘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

勝葉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

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

誓以杼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霈

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

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

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



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脩迨禪師三業其風寔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外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俾盛鳴戲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與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

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自摩訶

葉以佛所付心法遞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達摩大師至禪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也如如禪師膺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

道全周武下令滅佛法禪師隨可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

性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

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何求曰求解脫

日誰縛汝誰解汝曰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於是言下證解脫知見遂頂禮請益是日禪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也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曆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孽火之後寺塔皆為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為禪宗德為帝師化滅詔謚大誓即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

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早碑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拽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蒙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蠶繅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曰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子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旣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誦禪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旣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蒼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恩布髮

以奉迎願义手而作礼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
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
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礼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
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
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派
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
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其所擇吉祥之地不待
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
衆妙會息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
百越稽首脩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跡及鸞弓弓猜悍之風變敗漁悉罷
蠱醜知非多絕羶腥効桑門之食悉弃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
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
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未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
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
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
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
忍斷嗔脩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業大開寶藏明示水珠本源常
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
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鑿實廣州牧
馬摠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
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
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
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
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芻蕘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
其心猶夫昧且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
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
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

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斷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弟以言為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商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群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具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音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序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悞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嗟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曆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誼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踟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現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

是皆時之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谷，不知其變幾千百里，為羆豹虎兕之封，虺蜮蟒鱗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推眈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僑足，背闔來游，庵於翳蒼。非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死，必無得於生。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徒從之，則與之結。廬室與之代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為民，惟恐出岵岵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輿，親為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介以鬚髮為佛耶？」其

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瀉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早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諱甚明。此不復出師。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號及墳塔，以盛其死。豈達者所為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竟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由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淪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

褐衣髮首未必皆是若子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乏
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強
也恨不能也况洗心於是瑜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
自大瀉來知子學佛求為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庖偉絕之度
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
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
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
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子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
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子
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廢大
瀉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已嘯猿又啼雨撼撼風淒淒高入雲
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摧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跡來無親
夷積阻木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
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呈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

收瑩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
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其愚筭海沙登
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弃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
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
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眾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
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
房鬼五通專覷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為事不同最上乘有想
基無結淨本無為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說沒文詞識此
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為理者也理之為極故受之
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為久者也久幾乎息
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
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
遠多門互出名數焚絲言說滋蔓粵有紹興法寶真超詣真宗由密意

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會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
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
遊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
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
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
誕之後每以沙上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剃落
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顏
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
因寺事差往鄴陽所憇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
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鄴陽大旱師
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
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
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煙火衆魔成軍陣坦
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
篔簹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
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己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
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
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
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倏然墓成
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
二載形體臃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疑厚衆疑有異後加
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
光浮出連珠成貫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
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
設教歎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
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
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
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
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蹟不覺
神醉大巫捨棧靡旗廢講焚跡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

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斬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室
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之私艱重集于蓼無怙何恃創
鉅釁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
拔於冤毒之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才維城神龍之中靈書再降授朝請
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閒闊積年而誨
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
跣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
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
列栢凋瘵四部雷動三界靈泣或絕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弃窮
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唇曾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
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獎應見之
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徇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
立之於不皦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強固永爲宗極以適之
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髮髻鑷鑿依佛火傳摘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
之筌敢申頌玄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爲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
愛河揭拔情嶽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霞散零嚴戒
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魂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
來假乳似麋獻編同圮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
虛來實遇病爲醫大雲樹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往昔
天方荐瘥彷徨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居多未究深海旋鷲尺
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
恒住敢告非滅

吳興姚

鉉

纂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 柳宗元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張說

譏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

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

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

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

分律儀說通訓詰音參吳晉爛乎如龍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

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

門之法肖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

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

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轍繡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

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

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

藏於密儀鳳中始諱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

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

賢人觀歧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

三有超四禪外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惠念以

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

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透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
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跌坐觀君肩與上殿屈萬乘而稽
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
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
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鸚鵡路鳥四布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
降時訖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
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朝日宗朝恩代積當
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
非擬局獸誼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旣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
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跌坐汨如化
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
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
部冰背壞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
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贈三月二日冊諡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
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
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旣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
鼓吹道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櫬登高停蹕目盡
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
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
皇所錫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
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
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
入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
盈箱珍價敵國親舉寵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
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
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
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
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誦解却名假誦無所得解
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

疑異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
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明
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
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
動開法華而踴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冥兮以遠近思惟而不
窮智得皆空爲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羣迷月入百川之中佛而千
花之上修而證者立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
化身歟適去何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
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
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外徑緒
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猷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
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
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
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驗口若方丹
目不顧睇聲伴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
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藪塵勞問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
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宇
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道引來學
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
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
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
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脩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
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旣悟者小
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
貌和言寘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見色身而獨得我無爾念
道溥慈圓食不問醎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
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寃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糲
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

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悔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納衣跣跡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為動搖至是如其懇乞忻然降詔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立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曰渡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愷時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二年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真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慙慙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寶皆成汝能摠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木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泣然長慕僧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入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

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誦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外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聵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冥寂大拯淪骨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瑠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群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

世間法遂入句 依僧是改逢掖而緇之徒居是山冥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早麓泉洎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立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于真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藉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執云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視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自達磨至于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暫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膺合大師得之一言宗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亂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耶四支百體視聽動使孰使之然耶漼然雨泣誓服緇褐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登祖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著法師資傳一編自雞足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三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袈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與孔聖同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網明之倫歟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某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似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代導師頗若瑠璃結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即心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兮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帀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磨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幼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薰結玄超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碧

後依大顛大師寶曆初到漳州有三平山因其艾雉住持啟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祕密度門拘推為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進門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巘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歲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禪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二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月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比日合天二日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疋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彛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彛擬諸形容因為銘曰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西貢鍊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而無垠也張乎若囚諸閻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燄焦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況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

磨始來中土代龍襲爲祖孤別爲宗故以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旣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爲二宗初師子比丘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爲信迨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祕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懸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此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爲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未時生心然後爲得也其教之大略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宦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儻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群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篋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關秘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何怕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旣佩眞珙遊無定所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闕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旣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鐘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無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爲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爲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衆目之所覩故略不盡書而惑者以爲怪迂之說不可爲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明年建塔

於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江上都西明寺全證證以自達
摩以來皆有論議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其道寶曆元年駐
錫于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
昭可述者載于碑時丞相太原公揔戎淮南之二年也其銘曰

浩浩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誰兮有西方之
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兮異派同源文字言說兮固非
蹄筌惟心法皎皎兮如月斯懸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
燈不絕燃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慕兮
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
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之
本六波羅蜜以般若爲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
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見戲疑如山立湛如川滄舌廣長以覆準足文
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爲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

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
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
謂頓門跂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
不二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龔
去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不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
於稟奉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曆中尚書路翼公之爲連
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
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
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故夸父喫咭求之愈
踈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冑索甘
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旣周趺坐報盡
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宴
默然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
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瀆
涸流而法雨滂灑及闕而天香紛霽六念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

藏錫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實知 眞崇泰惠雲空守體服其勞心
通其教以爲吾師真 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爲舍利則西方之故
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籲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絜煜燿盈升建茲
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稽首粗獲
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
敢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磨心法南爲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
部爲一都會亦旣戾止玄津橫霈慈哀攝護爲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
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眞性無方妙道不竭願
茲夢幻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脩多羅心能悟之
在一刹那何以爲具哀茲宰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 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
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
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
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惠爲之戶
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
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若可聞者如此而止
讀法華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
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
者不失其宗生物洄動趣向混亂唯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
端慤以成志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
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
所嚴事皆出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嶽州就
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嶽
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
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即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
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交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眞門師
以顯示果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堙論 授樂國叅于化源師以誘導

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伊以生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
獸葬從我師無忘具宅薦是昭銘刻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晉人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
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閒歲乃往明
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爲岳州盛氣
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
以其隱地爲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
者不可選紀愛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
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倫
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途杭命以
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旣書其辭又假其雲以記

文粹卷第六十四

吳興姚

鉉

箕尔

釋道

復東林寺碑

崔成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表并比荅附

顏真卿

唐茅山寶歷崇元聖祖院碑

賈鍊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復東林寺碑銘 并序

崔顥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

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盡

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盡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

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盡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見

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牛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桀幾為

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

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響音湍鳴松有

冷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時廢寺皆歸戶部領詳所賣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

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所其髮佳而勉之

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誦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踐

事分命告復所至響應下虔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

規於手日而不笠雨而不屐麋餼煮湯優犒執藝若殿若廂若門之

三若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齋激飛泉而注於螭鬲鏤之間若梁蜺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矐勝若却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間三百一十三為架一

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榭楹為闔為屋之事數為級

傳為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一。縕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癖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善煙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邪然執鳥者搏羶襲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日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鑄賜以緡物元諫以眾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敵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舒元與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賔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方之賔禮儀與其說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賔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派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賔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安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眈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構

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三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
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
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爲其粉黛
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
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
貝如山故文昌宮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
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
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崑
之作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
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藉考其地有重崑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
曆十二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
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二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
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
連岡伏其北月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諷手開
榛蕪亶而立困音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鑒沙
門器有公識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爲已任寺以利堅沙
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化員來資者如
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
土而爲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焉乃鑿盤門而三張翼而
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
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叅
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疑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
於域中如此而大耶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鑒旣以力之辛勤
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訴
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崑重崑無峽無友釋宮斯闡上直龔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
相凝疑煙水奔走雷颺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
功垂耀于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

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

謂神功然亭育之仁可幹

終滅照明之力未焯昏霾故熱惱積

劫燒難鏢驚波巨海沃焦

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
教內脩莊嚴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
照了義能覺藝菩提之炬則枳棘滌除楫般若之航則橫流既濟湛
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濟度門斯盛其此之謂矣粵有寺
之艮背山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顓護法之
所建也周目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終生夫憑其高宅其勝曾
近俗諦或乘法涼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場矧乃妙
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
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音於斯鳴
戲四益風驅百為火滅棟宇崩落象設傾佞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
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疆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
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常一食信為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
蓮清淨剃髮結落二培受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
塔建置尊容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
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撫實公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
景命借如昔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階地超
越自在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翻劍輪投地者結
業坐開入影者昔趣以息粵若殫財竭力刻桷雕題積三四年模造
化意寶殿蔚以雲木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
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藥草寓其根莖
雲雷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
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近留於捨法會議斷
石僉允圓功邕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家
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蟻雖尚
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懷寄一
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由月肖岳靈直道守
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王公元勛字固禮高闡龍衣吉皇士令名次真位
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師五力上乘一門
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也

有述其詞曰

覆燾之煇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
御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海
欲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三境息想示法流渥絕生死岸
破煩惱殼度門光啓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形莊嚴
地位有爲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抗之高山
紀事標社銘勲列班廣竝妙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粵吾無間

宜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遂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啓土宇
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往
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夫常善救
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
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爲靈根與群生共有叩眞空而不壞惟
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法於物我哉
是以沉善惡乎澆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園常令學者崇飾精
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群生罔不開悟且
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刹映乎霄顯
飛甍麗乎陽光瞻彼玉毫儼然金地翬軒鷗眈岫從耳雲攢徧于州
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旣毀大中二祀故相
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
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末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
清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宮則齊驅騏驎視民部則克阜生
齒至於調入王府化員出水衡洎陟台司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
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慙視吏揆路旣長乎百辟荆門復
平乎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申爲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於此不
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難有設
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爲智慧
何化凡愚胡爲乎公之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啓之則見其
珍聖賢有門行之則踐其闕分途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
之不已則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眞
實群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壞貪遺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
往無爲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

恩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

一物以撓吾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歟 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
不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爲之多介景福者不爲之少理亂增損繫乎
其時洎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增其善增
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
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湊立之
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爲大聖作天人師
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今若斯之者也設
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爲鬼爲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
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摩
啓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爲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
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
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
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
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
護于群生群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
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宜之新興故有崇
基廣厦文壁雕甍鞠爲土梗唯喬柯灌木森從耳澗壑祥煙翠靄
交覆巖麓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宜之四人相鼓以萬清先立之于宜
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岳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歷初有
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網明實相際於此始
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于道場西北其傍有藻律師居之
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
而爲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
故有妙覺寺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十
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
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暮年而雲攢四
榮風搖寶鐸螺峯六扇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繚牆百雉繕脩多羅爲
攝受置無盡藏爲莊嚴奇邃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
奉詔諫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 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岳
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 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著

其功善集檀施備脩房廊學于三時。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則洎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爲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植淨行得泥丸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旣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脩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貴從儉惟恭文昉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立操與前輩又爲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爲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爲銘曰

弈弈新興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燁煜伊昔旣廢神愁鬼毒洎將再榮天人合福絕有連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勝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蚨翼飛化負龍鱗布金揭立赫弈化成欽崙玉礎方丈花臺百尋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從耳其學者弘以戒光甘露披灑示敬有爲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三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十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百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三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

以門清晃夫厥謀清海繼

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佛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
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合龍
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即滅如筆
畫水意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
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
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
誠而萬方胥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
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
洙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鳩礪
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
族之戮思明跼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
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

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
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四生乃
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
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
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迄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
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
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者非陛下而誰昔躬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纒致銜珠之荅
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
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髮髣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
美受恩霈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
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
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改

一緯武戡亂經文御曆孝

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絜
道冠巍巍威深號號
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致誅惡明僻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
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祭
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派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
宅遂其生性庇爾鱗鬣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澤動
植依仁飛沉受獲涿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時庸允格德力
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眞卿勒
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眞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
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等奉宣恩
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
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
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
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
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普賢善頌之義遂縮寫
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
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壁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以竭臣下悽
悽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
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
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
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眞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御書批荅

勅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
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
用刊樂石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
自占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元年聖祖院碑銘并序

賈鍊

唐寶曆二年歲直景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扶眞皇公新建聖祖院于
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

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產白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
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崑
谷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
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不業以清靜源理化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大
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
訪至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方伯感致于下
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
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
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
識夫玄珠非謔詎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朝
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啓心養之
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
思所以慶皇休而焚其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
靈此峯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鑿
荒夷險鬱鬱起層才散俸錢以次具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羣飛矢直
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
得仲尼問禮關尹誦著書之像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
以永為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
是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綵垣之內有涿泉嘉木滋
飾幽潤地靈培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育德
乎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
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豈幸以契乎天
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
炳靈象帝之先次真我彊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
既見萬物方覩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
此崇九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
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
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清感愜萬國
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
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以

於理術俾風流澤浸廣被

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
不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
吾君之至理通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
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
廟庭俗變風移送至於道今之輝崇員館闡奉玄化上感眷言下孚
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爲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
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爲喂蠹之人顧難乎哉
鍊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爲學故承命奮筆直而
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効靈黃帝爲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明
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旣宜
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閱宇崇崇聖祖
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山洞大茅峯兮金榜瑤壇仙術真
官羽節凌風珠珮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占地久下
薦且忠上丈真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

并序

將防

冲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
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
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
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爲師
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
以知其蹤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
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揖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
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爲之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
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爲誰華表白鶴千
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且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派起激澗而不息是以至人無
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遺萬物與夫齊魯縉紳東
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徇榮利於六

至何異乎蟬蛸生於崇朝爭

長於龜鶴秋毫出於未兆訂大於崑崙有哉若迺代山山龍駕傳神
丹之秘訣秦都鳳祠涼洞筭廟之妙響用能延頽年於昧谷振朽骨
於玄廬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襲豈非度
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孟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
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墨冬筭表德齊聲於曾閔是以貽則當世錫
類後昆軒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仙才固以軼仲
弓之亦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稟兩儀之靈和體五常之休
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霧於清夜盈尺之寶
出鄔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豈惟揚號異才馳聲益部曹
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壁言芻豢
於糠粃心繫煙霞方綺羅於桎梏既而初筭云畢迨吉有興懿戚託
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法師凌霜之操必
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刃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
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館虔修經戒長甘蔬菲漱元氣於亭午思
輕舉於中夜若夫金簡玉字之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
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猶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
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
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卿虛已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眾
妙懸明鏡於講肆陳鴻鍾於靈壇著錄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
及門者成群雖列星之仰天津眾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
大聖締基功踰履載皇上以欽明纂曆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
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
夷險懷趙璧而無玷年殊盛衰鼓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
爲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忌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氣有
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望青鳥之來翔
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
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冕旒惜道門之梁壤縉紳悼人師
之云三固以恩伴撤樂悲踰輟相有碣賜以博禮次具給老事並加隆
焉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人室對衣履而增絕瞻風雲而永慕
思欲寄銘讚以敘思勒琬琰以紀德

八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

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簫簫響東陵聖迹霞舉玉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芒奉璧
形表丹青聲依金石玄風誰纂允屬賢明翟衣絕志鶴御依情栖
心大道投蹟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
青蚪夾轂丹竈留煙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啓聖唐
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
十有三葉天子曰邽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
無爲之宗以凝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弟
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八極澤及中外仁
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
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
夾路以引以翼萬衆榮觀以爲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
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世奉道彰于前朝而先生超然躋

卷一

四

道

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
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
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光于萬有委蛻于重玄始事河內張
君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筌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
于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關鍵之固鈎鑠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
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
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于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
法紫宸之後音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
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
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
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
中等若干人以爲吾師之不可舉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述追
琢琬琕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忘宜在平文憑文以導心因心以成志
謂宿嘗奉几杖熟遊岵嶠藩俾爲銘而揭焉且慰夫食霞遁俗者之
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外人葆和齋神道之宗兮乘颯欵無象有物立之功兮我
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立法於自然繫喬松兮洪惟
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闕玉堂靈符寶章闢中宮兮出自幽
谷賓于黃屋翊九重兮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騰
凌滅沒靡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佯
高空躡前蹤兮捐巧弄智繫誠去偽順至公兮戴君奉親後己先人
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泊然泉淅油然雲行恣
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益恭兮爲而不殆績用斯倍吉以逢
兮法施經派通冥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
神不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懽與守中兮

文粹卷第六十五



文粹卷第六十六

銘甲摠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獨孤及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胥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滎陽東嶺洞谷銘

元傑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王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幼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三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定

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

肖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
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
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泄為百川疑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
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負攘臂其閒左排首陽右拓太
華絕地軸使中裂坼山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
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談詭不經存
而不議及以為學者摠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
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
徒觀其陰隲無昧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
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為瓶
為缶為鈎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
陶冶之有瓶缶鈎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
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
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
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搗太極蹴躡顯氣立于無閒行乎
無窮則據長河如措盃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
龍門而導西河為神祇可不謂大哀乎哉我靈掌纖指如畫隱鱗
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
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
于華陰華人以為紀驗蚩勒之罟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
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
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脉乃眷
斯顧高掌遠趾若如剖竹駉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
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
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鼉補天世未覩焉
夸娥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
絕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
拱長於上古以閱群動下視

衆山蟬蛸蟻螻彼邦人士永捐遺烈
加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
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
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
藜倚長河屈般萬里來東崖奔嶺感谷抱谿鬪崖起重險爲秦
東門截函夏於閩闕鑠天府於戶隔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
權六合之奧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氏建旣
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
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壁天祐漢祚高皇帝提
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紕降王舉漢中平成陽廓金城以建都
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謀聆風仙錄則
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派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
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美開國如此其大歲在大火
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
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爲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
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
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予以志之勒銘巖巖局

虎牢關銘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維山高萃
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閩域中夏贊經綸之攻拒
却攬槍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解時
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疆楚躑躅而不進隋氏失馭中原版
蕩封豕荐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僞鄭
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閔更王而
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王
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爲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
官冥之意乎不然何立期時事影嚮晉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
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正直是輔乃知不獨恃險而

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中 都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
欽望鑿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蹙圻封泉寔
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昏恃以
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勃敵相及此
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復洪溝乘豐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
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此一舉
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三悽其號
叔反道復隍悒師項氏京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
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鑒勒
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
壁千里無土且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蹊猿狖相望三代而往蹄
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竟不相接且秦之與蜀
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賀遷可親昵擘
坼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
其疑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廻翔有所不合澄結旣
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
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
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
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立造立巨衡而舉
追氏繩懸纜以下梓人猿垂絕竇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
於未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
膠固雲橫砥平揔庸蜀之通途統歧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
無脛若水決防如鷓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
蒼而不懼繇是執轡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
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木之材
無窮易剋代盡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昭
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云 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

琢材雖多恐不爲才想夫往昔有時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
豈出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
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
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
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
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
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大雖在功存亦由
德項佛劉怒從兒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
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
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
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路鷲

仙都有山有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突雲陰標
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
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髮髯有像神仙下來顯氣
氤氳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嶸澄湖在上人罕
戾止孰闢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露衣谷來松音
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
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
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添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爲大恍若
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磻溪銘 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
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桀驚而天下平者六
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
時侏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
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
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王
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嘆 伊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

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
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躬道絕粵有尚父爰宅
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
謨泰八紘牧野栢栢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
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
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
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慙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
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
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
禱水星之舍將瞰鷗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
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
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官臣在

奢為既壯子坎塲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喆王建邦
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
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
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恁又顛
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
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
賜音及其身鳴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
日再至來也海鷗群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悌
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簫和之百城聚
觀大耀威靈卷沙墨列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
人為靈戈成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舳再飯之間絕其音聲
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暗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鷄林
扶桑交辭于郊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鐘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
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靈辰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天 矯伍負執弓挾矢杖其寶劍

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埋蒸報子事聖鈕直士赫赫王問實聽奇
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楮瞻昭乃烏後
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詔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
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
東西夷蠻卉服固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齊帝帝帝王王代代明
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扁楚濱夾據洪流寔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
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
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
之地無德匪親

涇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爲山嶽者則爲勝爲異爲奧爲閔故萬嶺交峙而嵩
華辨其方群岳敷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黨乎鳴
絃之地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

料十四

七

何金

墳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覲余
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仙故
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室如王岡巒峭竦巖壁重複
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眇嬋娟似霞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捐五
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意墳變志遷
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宜杳渺逶迤
派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晝清篠簜藏輝
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綠嶺未極畫開洞門黛容崢嶸詭
狀輪囷疑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結掛絡空
碧崩崖傍傾援逕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瑤席搏翠壁而直上輒崿嶇
於紫氛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
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簫鄉音絕荆榛蔽路危
磴敗跡留人墳而舉世莫知地聯精利而群遊莫至吁可怪乎其
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鬲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
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知捷日探道源捷示好古

覽竒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之玄風、爲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
操刃持斧履險通幽梯絕棧而歷巉巖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不
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
合客有顧咨而諗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
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揚靈物必通道
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千祀敦焉而興歎乃爲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歌危奔龍伏虎兮勢狀竒林
攢峯倚兮蟠雲螭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巖兮洞無極老松簫
瑟兮生遠風興雲霏霏兮煙霧異懸巖排空兮色噴黛黑堅根網絡
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何
足謂朝爲榮華兮夕顛顛不如幽谷兮閱仙經翼接浮丘兮整煙轡我
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叢仙嶺兮望瑤臺朝霞照
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潛
殷道未昌兮說築傅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旣不朽兮與名長存

文粹卷第六十六

文粹卷第六十七

銘乙 碣頌附 摠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高道

昭夷子趙氏碣頌 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

恨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 司空圖

浮圖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獨孤及

化成寺大鐘銘 李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橋梁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彥

宅井

丹崖翁宅銘 元結

井銘 柳宗元

塚

文塚銘 劉蛻

昭夷子趙氏碣頌 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挾尤博雅明道
 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子禮
 輿禮輅輿官至臨潁縣丞輅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禮輿之
 季子也元精冲懿有英雄之女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十七褐衣遊
 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群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立穀發機故蓬
 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阨不容其高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為
 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
 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
 遁之意蒼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發疢疾而卒年二十九嗚呼
 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為之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
 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
 無展也之道好由也之勇緬回也之仁侈宰予之言遺澹臺臺之行務端
 木之智忘甯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足六氣和通
 衆賢之不兼暢群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間言物
 飽其義吾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
 而不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其時歟君同人雲居沙門釋
 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微終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史中丞鉅鹿
 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雍州司功太原
 王適洛州叅軍西河宋之間安定主簿 陵崔瑒咸痛君中天鼎鉅

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謚者行之迹君囊括出世道
位屯時艱困乎艱孰光景不曜乃共稽隲舊日行考謚定名問于元著
象曰昭夷子昭夷昔歎曰才位不兼大運有數當衰時命而作頌云諸
公以予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參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汨潏陽九滔
炎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立帝傳家五百數終桀鰲暴邪子
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祖受始淫狂西伯考元
曆在聖昌匪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寔逢其良投劍指麾奄有
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尼負道周旋無
勢一挈無土一厘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隘業隘運巨功巨苟非
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云示又嘗著汲人墨記言變化之事且曰
請爾靈龜永宴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
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
行峻異得眾真祕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俾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
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
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己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
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
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為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為榮
名介契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
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
以道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容以求
其得之耶湯盪莽佞倖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頽墮聖圖
壽離中就異欬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類空洞而不實窮老
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 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豕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左公定 勿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

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伊條臆起梗開直意諫舌切切
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領餼下偷
上復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壽州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
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鉅
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載
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
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邦
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荐
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毗李興父
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經
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清涕洟遂於墳左作小
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踵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
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丈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瑞狀應驗圖記此
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疋庶賤陋循習淺下
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
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
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
臣昧死上請

恨石銘

皇甫湜

恨石蒼蒼驪山之傍鑿朴礪癡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
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任中達淫刑就迫人
力無施故老相傳以恨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新於野
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窾木噫嘻暴秦虐
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摠奇力瘁財
而前如刈草菅
天毒其哀神憤其凶譴忒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峻瀆險阻
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童蒙
杳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

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_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假石炯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八風佛土以鍾警言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具乘開設其輪三轉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彤彤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將欲誕敷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鍾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精法觀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軌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身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言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鬚髯交應越五月辛丑新鍾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既而拗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整言魚龍皆奮盡豸不墊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聳聳旨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叱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鍾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為長金聲之動物者鍾為大相彼創制本乎無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乎幾神乎故帝庭用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言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因而緝焉皇唐統天增壯厥_木雖臺殿有赫而鍾篋未雄曰都維那某等顯允令德鬱鬱為紀綱洞三學之奧府張二嚴之巨翼以為是聲聞則有以敷衆美不則無以遍十方乃同雷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

應如雲緇派輔仁而或勤或懋清信委允而為岡為陵於是乎遠賀精
金博召良冶鳧氏宰陶人翼鎔脩林樸植火正叱咤以啓號風師閭
怒而陳力巨扇咆哮洪鱸赫曦焮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實以決注
下潛成於數圍察夫陰未凝陽為烈燬爆泉佛氣憤雲洩既自而後
實既堅而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勒於下
驪龍踏於上蓄精誠含冥亮乃神工之既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
有度而體有經侈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柝雖鴻音未揚
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緇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衾里之髦彥聚捨
珍翫翕營層臺峻嶒百常沆漜一色然後插雲柱倚天梯駢轡轡縮
脩索攢勳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筍鱗顛以交扛猛以簞權作
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椎乃鏗威音潼溶而一吼虓響音及業乎三界上極
有頂下彌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革塵滯塞開冥蒙滌曠
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冥機坐融其諸佛神通之用乎不然者
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是矣允釐僧務本三執力而克終式遏劒
輪後四爰而長擊手故初起細而促漸登鏗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
於是壯也乃而畢為若是者何昔皇覺啓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普
其念周乎仁張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
以安以樂或謂霆鬪雷裂山傾河洩靈祇殲走猛毅僵壓足皆恐怖
殺傷之事我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顯顯聖賢翼翼龍象以
之懺薩以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忒任持我像
教洋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唐
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鍾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復才他
方聖衆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巨會以落
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而宏範莫紀又八稔
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于右邑攝茲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
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述式副群心之望焉而主簿弘農場量新
尉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奉天秩尤恭仁祠輔營樂石
贊就厥美雖默者果得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普赫時乃宣震擊鏗鏗涿
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一筵一切苦輪悲熾然開我真

聲成息肩虛空有盡福無邊神用廣入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群動佛以鴻鍾警大夢而能發揮沉潛開覺茫蠢則
鍾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
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其不配美金鼎增
輝寶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鍾者
量由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勗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
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而西逾流
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
褒榮輝之簡積稽首三復子孫其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
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
入于禪關觀天宮嶺巖聞鍾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
樹之層臺使群龍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
百里而成應秋毫下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
鳧氏撰鴻鍾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四祿奮怒蜚廉震驚馬金精轉踏
以融熠銅液星熒而燿燿光噴日道氣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
直聳於遙海烜赫宇宙功侔鬼神坐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
形躡踞糜金索以上絙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
山以隱隱響奔雷而闐闐救湯鑊於幽途息劔輪於苦海景福胎蠶
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群物又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
冠之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力贊成厥美寺
主昇朝閉心古容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
鐘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潔已利物是人
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蘊虛常
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以文
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緇
乃黃鳥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鵠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恭承德音
敢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鍾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烜赫聲無邊摧懼魑魅招
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劔輪輟苦期竟有湯鑊猛火停熾然愷悌賢

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鍾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僊瀑之作風幹洞壑地崗山巖孟越之裔甌之隅人逸而腴其其帥其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并序

張嘉貞

趙郡洩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爲試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礎闢方版促郁緘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也又詳乎义插駢坐磨龍石緻密秋苑百象一仍餉灰壘腰鐵衿感是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期是其攔檻華柱鏗斷龍獸之狀蟠繞拳踞眈眈翕欻若飛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臨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手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鱗甲攢會者徒聞于耳不觀于目目所觀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其之與京

衛州司功參軍柳渙繼爲銘曰

於繹工妙冲訐靈若架海維河浮龜役鵠伊制或微茲模蓋略析堅

卷十四

十五

陳然

合異超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在啓爲博比走燕荆南馳溫洛駢駢壯韓殷殷雷薄携斧拖繡騫駘視鶴藝入侔天財豐頌閣斲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瞿聊

石橋銘并序

張彧

闡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摠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癸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洩水伊何諸州乎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杆材葺制樸斲紛揉幹地泉開盤根玉玦虹野窺拖虎步雲才截險橫包乘派迥透塊軋匠造琳琅茂族造敞作洞門呀爲石竇賒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闢吞齊跨趙徹夜防晝月挂虛瞻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上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入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藻深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一功罕城勤銘巨橋敢告豪右

丹崖翁宅銘并序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俗曰赤石岡有唐節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于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回丹崖千仞礧礧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硤硤編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井銘并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甑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入陟膝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感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列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垣其利悠久其相昔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蓋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盈以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塚銘并序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弁玉於藻百工婦人彫龍塗凍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噤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者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具氣如蛟官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也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

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一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措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
以周易筮之遇復三三震下坤上之同人三三離下乾上筮者曰嗚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龔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日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龜繫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土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窵為井基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茵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諛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從耳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芷以佩服見藝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蠙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焉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立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文粹卷第六十七

文粹卷第六十八

銘丙 銘陰惣九

吳興姚



鉉纂

宰輔

唐丞相道遥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柳宗元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太子少師竒章公牛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

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丞相道遥公韋公墓誌銘 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道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才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

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

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阜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

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

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虛播朱紘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

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哲復執鳥擾

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

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篲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

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

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

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

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

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己有風流名教

作法垂後訃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

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

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道遥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

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

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夫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摠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之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諡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恒濟史儷然在疚靡所寘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閭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宮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峩峩我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彌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賈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成若子孝臣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賊昇從人或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嚮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閭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洩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三三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再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

房公公相立宗有勞于蜀人感服其節相肅宗作訓于岐人感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卒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固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基誌銘并序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鹵簿哀道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

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龍表夔嬰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洛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凶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巳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今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敦安之摠有平敦之勳伊攝之霍七八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

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巨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附焉嗣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敘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沉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三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闈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君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公墓

志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揔中餼之粹靈昭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

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老員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揔已搢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闇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涖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怨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主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時龜龍公所樞杌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遺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燄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觴罍引滿金絲合奏時賢雋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野異陸賈之裝橐鄉耆時會鷗鳥不鷲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誣章闕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二百備焉凡推轂之士絲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白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廕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利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

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祗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齎平五福叢滋濟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戩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

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庶幾為書禮優職襄知氣在上昭
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未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
此立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
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燮和樞極文武致用
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
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司空今
皇帝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史稱賈
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建議深切漢元
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
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琰之
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
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靜褐衣危

一四

十三

朱杜

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尹北都剖符西
河嘉猷循行所蒞居最大曆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貞師于梁
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烜然光明進叅六職節制襄峴載
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誦行宮真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
加地進律察廉唐郅復惣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愷悌清靜於
是膺審象之寄贊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坤之說曰
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說曰強
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封也不尚
禁厲不施皦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負者讓躁者靜四鄰
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隲財
成造化宗工雋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輝涵泳無際藹然
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亦何可勝
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聳善虛已求天下之才博聞強識通
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傅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况
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閱達邁乎羣人撰海內華夷圖及論次地

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頁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爲丘禱死生爲天理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櫝壽堂自爲終制憤然委化以啓手足推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寺協律郎早次子隣太子司議郎少子暎京兆府參軍事馴行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堂帷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未終古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惣方國掃除螟螣入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飴風叩若華鍾偉材閱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旬逮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兮闕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傅不忘本兮公之素笳簫路歸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襄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冤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賈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曆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評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旼宴無時飭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立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篋竹爲苦具斲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塲甃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受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搏我腹心可洗恥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解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

夷狄且有太忍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才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
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
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說就道除檢校司空留
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敘公
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
使出都門賜黃纛檣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
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公至據地籍免貧弱
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
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目漢陽三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
水為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罷為太子少師未
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
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
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
宰相繼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為
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
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
為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
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負外
長史天下人為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
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
二年十月二十七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
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
入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資以
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鉞
劄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
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
其子女月與衣食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諛
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
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
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言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

出內屏周二歲語三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未首議立武
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頰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
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
薦鄉貢仕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
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譙語寮吏必
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己所長人所不及裁
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
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
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
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蒨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
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
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淑次女
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山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歎公之生以隆其誇幽以燭明曠以雨濡以教
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
老鍊傑魁曩孰爲己畏譜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圓
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
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緼縕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
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顯征伐
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
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綱
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衮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器勳猷備
其贊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冀州之廨舍享年
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
議大夫弔祠法賻延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于壽堂所
以加恩報勞始終滌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帝

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少師軍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
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怱皇幽州盧
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
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溫重固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
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叅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
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爲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
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啓肯罽良農之無
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
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螽蝗爲災絜齋蔬菲默以心禱
甘雨祁祁嘉生萋萋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
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從邊鄙公先計後戰陳
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月朝不庭方
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
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
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
胡率諸部雜種侵淫于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
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
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
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
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
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
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眈眈公署沈沈目從
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
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
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犖犖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
生聚教訓祁寒則頒之絮帛大歉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
嘉祥交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
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
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旣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
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

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劍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机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為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雪泣祗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為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摠馨香以識寘寘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朝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焜耀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為齊斧廓開稔洽振奮威武保定功庇人尊主郊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列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

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

元公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義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劾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藉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丁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

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平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使者乘其便相噪噉坐公專達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百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才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証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麾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備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完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伯諸孤幼等號護唐翼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公卒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

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官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官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適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文粹卷第六十八

